

Johanna Lindsey

乔安娜·林赛
历史言情小说



林茵译

Secret Fire
神秘之火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组稿编辑：瞿洪斌

责任编辑：段兴民

封面设计：王玉辉

Copyright© 1994 by Johanna Lindsey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 1997 by Yunn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von Books

ALL RIGHTS RESERVED

神秘之火

(美) 乔安娜·林赛 著

林 茵 译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：650011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8.25 字数：200 000

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222-02702-5/I·689 定价：14.50 元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23-1998-004

乔安娜·林赛



内容提要

故事发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，英国斯特福特伯爵之女凯瑟琳为阻止妹妹与人私奔，化妆成女仆跟踪，却被巧遇的俄国王子季米特里欣赏并挟持。在催情药的帮助下，王子与凯瑟琳度过了迷情一夜。她清醒后会做出何种决断？是服从于情欲的身体诱惑，还是理智地设法逃离魅力十足但却武断的王子？然而，她无权选择。王子为了不致于被她告上法庭而将她挟持到俄国，不可避免的误解接二连三地在他们之间发生。终于在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后，她发现自己无法摆脱对他的爱恋，而他也终于服从于自己的心声——爱她，永远。

书中亦描绘了俄罗斯乡村的美丽景色，圣彼得堡的宏伟壮观。而故事情节的起伏跌宕，又给人以遐想空间。

本书通过凯瑟琳与季米特里的爱情纠葛，表现了人与人生而平等的思想。生为贵族的凯瑟琳全没有贵族小姐的奢华之气，她追求的是一种人与人和睦相处、彼此尊重的生活；而季米特里虽然体谅下人，但他终归是奴隶制度下的俄国王子，仍把仆人视为可支配的对象。两种思想的碰撞与主人公的情感碰撞交织在一起，使小说极富可读性。

第一章

伦敦，1844年。

又一场春雨即将到来，但凯瑟琳·圣约翰对乌云密布的阴沉天空毫不在意。她漫不经心地穿梭于小花园里，剪下粉色和红色的玫瑰，然后将照自己的心思插入花瓶，一个放在她的起居室，一个给她的妹妹伊丽莎白。她的弟弟沃伦也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去了，他不常睡觉的房间也无需什么花朵来点缀。父亲乔治不喜欢玫瑰，所以她也未为他剪下一枝。

“给我一些郁金香或鸢尾花甚至雏菊也可以，但那些漂亮的玫瑰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。”

否则凯瑟琳不会那样做，她觉得这样更合适。她吩咐佣人每天早上为斯特拉特福德的伯爵买来野菊花，不管这有多难。

“我亲爱的凯特*，你真神奇。”她的父亲总爱这样讲，她也落落大方地接受夸奖。

她并不是需要别人夸奖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骄傲。她喜欢被人需要，确实别人也需要她。乔治是一家之主，凯瑟琳却掌握一家大小事务，连乔治对她也事事尊重，凡是伯爵的房产都是她的领域。她是她父亲的管家和主人。她把家务琐事，佣人纠纷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伯爵可以全心投入国家政治和个人喜好。

* 凯瑟琳的昵称。译者注。

“早上好，凯特。和我一起吃早饭吧。”

凯瑟琳瞥见伊丽莎白从卧室窗口探身出来。“亲爱的，几小时前我已吃完早饭了。”她以适中的声音回答。凯瑟琳从不喜欢大声叫喊。

“一起喝咖啡吗？”伊丽莎白再次要求，“我要跟你谈谈。”

凯瑟琳笑着同意，拿着一篮玫瑰走进房间。事实上她一直在等妹妹醒来，有话跟她说。毫无疑问，她们想的是同一个问题，因为昨晚父亲分别传她们到他的书房谈话，但却为了同一原因。

贵族青年西摩尔长相英俊，很快就抓住了年轻单纯的伊丽莎白的的心。他们年初相识，自那时起贝丝就再没有瞧一眼其他男人。他们相爱了，这种激情能使再理智的人变成傻瓜。凯瑟琳对之却嗤之以鼻，她认为这种感情是很傻的，而且是一种精力浪费。但直到昨晚，她为自己的妹妹还是感到高兴。

她从后厅走到楼梯，一边吩咐佣人：送早餐到楼上；信件送至她办公室，提醒伯爵早上与贵族塞尔顿有个约会，并安排在半小时后；两个女佣被派到伯爵书房收拾以迎接客人；装有水的花瓶送到贝丝房间，这样她们谈话的同时她可以插花。

要是凯瑟琳喜欢拖延事情，她今天就回避伊丽莎白了，但她不是那种人。即使她现在还不明确知道她将对妹妹说什么，但她肯定不会辜负父亲的重托。

“她只肯听你的话，凯特。”她父亲昨晚对她说。“你应该让她明白我并不是随意威胁，我不想我的家族与这个流氓有任何关系。”

父亲把整桩事情跟她说了，她那平静的反应让她的父亲对自己的决定更为自信。

“你知道我并不专制。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，凯特。”他俩相视而笑，因为她有人撑腰就可以非常专制，但这种情况很少，因为这儿人人都想取悦于她。伯爵继续辩解：“我希望我的孩子

们幸福，但跟其他作父亲的一样，我还没定法律。”

“你很善解人意。”

“我确实这样想，的确是。”

事实如此。伯爵不干涉孩子们的生活，并不是他缺乏关心。一旦有人惹了麻烦，确切地说，沃伦惹了麻烦，他就嘱咐凯特来解决问题。这儿人人都靠她，把整个家安排得有条有理。

“但是我问你，凯特，我还能做什么？贝丝觉得自己爱上了那个家伙，但这没用。我得到最确切消息，西摩尔并不是他自己吹嘘的那种人。他负债累累快要锒铛入狱。你知道那孩子怎么跟我说吗？‘我不在乎’她说。‘有必要我会跟他私奔。’”老头的声调平静了一些，但仍半信半疑地说：“她不会真的私奔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她只是不开心罢了，父亲，”凯特安慰父亲。“贝丝刚才说那些话只是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和失望。”

伊丽莎白昨晚流着泪上床睡觉。凯瑟琳躺在床上为妹妹难过，但她是个实际的人，不会让这类事影响自己的心情。她只是觉得自己该负部分的责任，是她鼓励这对年轻人产生爱情。但这对她没什么影响。现在事实很简单，贝丝不能嫁给西摩尔。必须有人让她看清楚这个现实，接受这个现实。

她敲了一下门就走进贝丝的卧室。妹妹还未梳洗打扮，白色的睡衣外披着一袭粉色的丝缎。她端坐在梳妆台前，女佣在梳理她那棕色长发。她忧郁的时候显得娇嫩，柔软的嘴唇往下一歪。除此之外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她那迷人的美丽。

姐妹俩只有身高和眼睛的颜色相似，不蓝也不绿，而是两种颜色的巧妙结合。所有的圣·约翰人都是这种眼睛。佣人总爱说凯瑟琳生气的时候，眼中闪着不敬的光彩。这不对，正是这种淡淡的色彩，使她的眼睛成为她唯一真正的财富，使她身上其他一切黯然失色。

对伊丽莎白来说，淡淡的青绿色与浅棕色的头发，浓黑的眉

毛，脸庞柔和的线条正好互补。她继承了母亲的古典美。沃伦和凯瑟琳更像父亲：深咖啡色头发，骄傲罗马人的鼻子，倔强的下颚，双颊凸起，还有丰满的嘴唇。这些特征在沃伦身上俨然勾勒出一位美少年，而长在凯瑟琳身上却过于严肃。她身材矮小，刚好五英尺出头，难以给人一份孤傲的气质。还算漂亮已是给她最高的评价了。

但凯瑟琳容貌不足之处在性格上都得到了弥补。她热情、大方，多重性格。沃伦总爱开玩笑说她如此多才多艺应该去学戏剧。她能自然地适应各种环境，不管是管人还是与人合作，受人支配。这些能力并不都是天生的，她曾是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一名侍女，如果说宫廷生活教会了她什么，那就是多才多艺和外交礼节。

两年前，她第一次恋爱失败了，现在她已二十一岁，快要二十二了，依旧无人问津。人人都在议论她，但她却并不这样想自己。她当然想嫁人，嫁一个稳重可靠的男人，而不是英俊冲动，小女孩都追求的年轻小伙，但也不能太丑，没有一个熟人会说她不会是个好妻子，她只是现在不想成为那样的妻子。她的父亲需要她，她的妹妹需要她，即使沃伦也需要她，否则他就要担负起伯爵继承人的责任，而他现在根本不想这样。

伊丽莎白吩咐侍女退下，从镜子里看着凯瑟琳。“凯特，父亲告诉你他所做的事了吗？”

贝丝眼中闪着光芒，快要哭了。凯瑟琳十分同情，只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在伤心，全都为了她不能理解的“爱”。

“我已知道他所做的，亲爱的。你一定为此大哭了一场，现在振作起来，好吗？”

凯瑟琳并不想这么冷漠，她真的希望自己能理解。她觉得自己太实际了。凯瑟琳坚决相信一个人尽其所能仍不能成功，就应该放弃，往好的一面看。一个人硬把头向墙上撞，没人阻拦

得了。

贝丝站了起来，两颗晶莹的泪珠顺着润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
“说起来容易，凯特。父亲赶出门外的不是你的未婚夫。”

“未婚夫？”

“是的。在来这里征得父亲同意之前威廉向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别用那种语调跟我说话。”贝丝叫道。“别把我像惹恼了你的佣人那样对待。”

凯瑟琳心里暗吃一惊，天哪，她真的这么居高临下吗？

“对不起，贝丝，”她真诚地说，“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，所以很难理解……”

“你难道从未爱过吗，仅仅一次？”贝丝满怀希望地说，凯瑟琳是唯一可以说服父亲改变主意的人，但如果她意识不到这有多重要……

“实话说，贝丝，你知道我不相信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妹妹脸上恳求的神情使她很为难，还好这时女佣送早餐上来，她就没有再说下去。她觉得自己能现实地看爱情是很幸运的。这绝对是一种既傻又无用的感情，使人的情绪起伏不定。看看现在可怜的贝丝。但凯瑟琳知道贝丝想听到的只是同情，而不是讽刺、讥笑。

凯瑟琳端过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走到窗台。等到女佣带上门出去她才面对贝丝。

“我想有一个人能使我爱上他。”

“他爱你吗？”

“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，”想着那个英俊青年，凯瑟琳说，“整个季节我们天天见到对方，但每次我们说话，他都朝我边上看，仿佛我不存在似的。跟他跳舞的也都是漂亮的女士。”

“你伤心吗？”

“不，对不起，亲爱的。你看我那时就很现实。虽然那个年轻人不很富有，而我却很有钱，但他太英俊了，他不会对我感兴趣。我甚至没有机会骂他，我也无所谓。”

“你没有真正爱上他。”贝丝叹了口气。

“爱情是一种来去有规律的感情。看看你的朋友玛丽亚。你认识她后她总共爱了几次？至少十来次了吧？”

“那不是爱，是冲动。玛丽亚还小，体会不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”

“那你呢，只有十八岁？”

“是的，凯特，你为什么不明白，我爱威廉！”贝丝强调说。

看来必须把残酷的事实再次放到桌上。显而易见，贝丝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。

“西摩尔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，他输光了家产，抵押房屋，现在又为了钱要娶你。”

“我不相信，我决不相信。”

“父亲不会说这种谎，是西摩尔在骗你。”

“我不管，我要嫁给他。”

“我不能让你这样做，亲爱的。父亲说得出做得到。他不给你一分钱。你和威廉都成了乞丐。我不想看到你毁在那个流氓身上。”

“我为什么指望你会帮我。”贝丝哭道。“你根本不懂。你是个乏味的老女人。”俩人同时都怔住了，“哦，上帝，我不想那样，凯特。”

不管怎样，贝丝伤了凯特的心。“我知道。”凯特强作笑脸。

另一个女佣送来两个她要的花瓶。凯瑟琳吩咐她放到自己的起居室去，然后提起那篮玫瑰就准备离开。

她在门口停了一下说：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，我

希望你幸福，但你不懂。”

伊丽莎白的手在空中挥动了几秒钟，马上跳起来追着凯瑟琳到厅里，现在她的脑子里已没有了威廉，她必须向凯特道歉。

她吩咐女佣退下，开始在钻石图案的地毯上走来走去，凯瑟琳只顾自己插花，不去理睬她。

“你不乏味，你也不老。”贝丝喊道。

凯瑟琳瞥了一眼，还是笑不起来，“但我有时是？”

“不，只是一本正经，你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
这次凯瑟琳笑了。“在宫中我不得不取悦那些德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官。一旦他们知道我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，总邀请我共进晚餐。”

“真没劲。”贝丝同情地说。

“千万不要这样说。在那里我能得知其它国家的实际情况就像旅游一样有趣，但父亲却不许我旅游。”

“你有没有去逗法国人开心呢？你说法语就像当地人一样好。”

“人人都这样，亲爱的。”

“当然。”贝丝继续踱步。

凯特虽然笑了，但眼中还有受伤的痕迹。这些讨厌的话。如果自己有了凯特的控制力就好了，凯特从不说想说的话。

她一转身走到朝街的窗台前，驶近的马车看上去很眼熟。

“父亲在等塞尔顿吗？”

“是的，他到了吗？”

贝丝点点头，“我从不喜欢那些爱摆架子的老头儿。记得我们小时候，你把一壶水从窗口浇在他头上？我笑得开心极了。”

贝丝看到凯特眼中狡黠的神情，呆住了，有很多年她没有看见这种眼光了，“你不会吧！”

凯瑟琳拿起第二个花瓶，慢慢地走到窗台，塞尔顿正由女佣

扶出马车。

“凯特，你不能，”贝丝提醒道。“父亲为此发了一通脾气。”

凯瑟琳没有说话，她等到塞尔顿走到她的窗下，把花瓶一推。然后马上缩了回来，过一会儿，放声大笑。

“上帝，你看到他那张脸了吗？他看上去就像条死鱼。”她喘着气说。

贝丝说不出话，因为她双手抱着凯特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最后她说：“你打算怎么跟父亲说，他一定大发雷霆。”

“当然，但我向他保证辞退那个笨手笨脚的佣人。”

“他不会相信你。”贝丝吃吃地笑。

“他会。他不管家里的事情。现在我得去见见塞尔顿先生，不能让他湿漉漉地在我的地毯上滴水。亲爱的，为我祈祷，我会很严肃地对付他。”

凯瑟琳走出房间做她该做的事情去了，同时她也化解了和贝丝之间的矛盾。

第二章

“外婆，他来了。”

年轻女孩飞奔进房间，她甚至没有看外祖母一眼，就跑到窗口，那里她能看到一列豪华车队飞快向这里驶来，她的牙齿紧紧咬着的下嘴唇渗出一滴血，紧紧抓着窗台的手上关节也开始发白。黑棕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充满了恐惧。

“天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他一定会打我。”

列诺·卡德沃斯，阿巴马拉的遗孀，闭上眼叹了一口气，她太老了，不想再管这种事了。但孙女也该考虑到事情的后果。

“冷静一点，安娜斯塔西亚，”列诺平静地说。“如果你哥哥打你，虽然我很怀疑，也不过份。你应该承认这一点。”

安娜公主转过身怔怔地站着，“是的，但他会杀了我，你不知道，奶奶。你没见过他发火时的样子，他做事情不会控制。即使他不想杀我，等他饶了我，我也已经死了。”

想起四年前见到季米特里·亚历山德罗夫，列诺迟疑了。那时他就身材高大，六英尺开外，有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健壮的骨骼。是的，他可以赤手杀人，杀他的妹妹？不，不管她做了什么，他都不会。

列诺坚决地摇摇头。“你哥哥有可能会发火，但不会打你。”

“哦，外婆，你为什么听不进去？你没和他一起生活过，你才见过他几次，每次时间那么短。我和他一起生活，他现在是我的保护神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。”

“过去一年里你一直跟我在一起，”列诺提醒她。“这段时间你没给季米特里写过一封信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他在这一年里变了很多。不可能，像季米特里这种人绝不会变，他是俄罗斯人——”

“一半英国人。”

“他是在俄国长大的。”安娜斯塔西亚坚持说。

“他旅游世界，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俄国，有时还没有。”

“那是他退伍以后。”

她俩就季米特里的性格无法苟同。安娜认为他专制，像尼古拉斯沙皇。列诺却不以为然，她觉得他的性格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她的女儿，安妮。而他的父亲彼得·亚历山德罗夫对他毫无影响。

“我认为在他还未进来之前你应该冷静下来。我敢肯定他和我一样讨厌这种歇斯底里。”

安娜斯塔西亚朝窗外瞥了一眼，看到第一辆马车在宅邸前停了下来。她慌忙跪到列诺前。

“奶奶，你必须跟他说说。他不会为了我做的事那样发火，他没有这么虚伪，而是因为他的计划被我打乱，他才会这样的。他总是事先为自己安排好一切，他能告诉你明年会去哪儿。但一旦谁妨碍了他的计划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叫他来，让他停下手中的事情来这儿。你一定得帮我。”

列诺终于明白了这出戏的动机。“她等到最后一刻，我就没时间考虑。”很聪明，安娜斯塔西亚虽然从小被惯坏了，反复无常，但却很聪明。

她会安慰一头小野兽吗？她应该忘记这个孩子在关键时刻就违背她，无视传统，我行我素？丑闻公开后，安娜斯塔西亚还想回俄罗斯。不是那样，列诺决不会把季米特里叫来。

她盯着那张焦急而又漂亮的脸，她的安妮很可爱，亚历山德罗夫家族都英俊倜傥。她只去过俄罗斯一次，那时彼得去世了，

安妮需要她。她遇见彼得的其他后代，原配的三个孩子和许多私生子。他们都出奇地好看，但她只爱这两人，因为他们才是她真正的外孙、外孙女。她的儿子，即现在的伯爵阿巴马拉没有孩子，他的第一个妻子很早就去世了。他没有再娶，似乎也不想。季米特里就是他的继承人。

列诺叹了口气。安娜斯塔西亚必须离开英国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会慢慢忘了她的丑事。列诺还是会叫她回来，有了她生活虽然很忙碌，但也很有意义。

“走吧，到你的房间去，”列诺说，“我会跟你哥哥谈的，但我不能保证。”

安娜斯塔西亚跳了起来，搂着外婆的脖子，“谢谢您，外婆，真对不起，我总是给您惹麻烦。”

“你倒不如说是给你哥哥惹麻烦。快进去吧！”

公主飞快地跑出房间。不久管家宣布季米特里王子来了，但事实上没等管家说完，他就大踏步地走进了房间。

列诺呆住了，上帝啊，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比一年前她见到的更加英俊了。金色的头发，深棕色的眼睛，浓眉，这些都没变。二十四岁时他身上还有些大男孩的特征，但现在他是个男人了，是与众不同的男人。他甚至比父亲更英俊，世上没有人比得上他了。

他大步走进房间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这真是她的外孙吗？他笑着，抚着外婆的肩，吻了她。

“快把我放下来，我都什么年纪了。”伯爵夫人快要叫出来。

难怪安娜斯塔西亚会如此紧张，这孩子力气太大，如果他真要教训她，够她受的。

“对不起”*

* 此处原著为法语。译者注。

“讨厌的法语。”列诺骂道，“你英语说得这么好，在我这里就说英语。”

季米特里仰头大笑，把列诺扶到椅子上。

“我说对不起，外婆，您却不接受我的道歉。您还像以前一样，我很想您，您应该住到俄罗斯来。”

“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起你们那儿的寒冷了，你知道。”

“那么我该多来这儿。”

“哦，季米特里，你坐下来，我一直抬着头跟你说话，脖子也酸了。”她因为被这么一甩，心里时时和季米特里过不去。“况且你来晚了。”

“您的信要等春雪融化后才能送到我这儿。”他拉把椅子坐在外婆旁边。

“我知道，我也知道你的船三天前停在伦敦，我原以为你昨天就到了。”

“在海上航行了那么多星期，我需要时间恢复。”

“上帝，你说得真好听。她长得漂亮吗？”

“无法描述。”

她想用坦率来卸除季米特里的武装，但却失败了。他既不脸红，也不找借口，只是懒懒地一笑。他的阿姨写信对列诺说，他身边从不缺少女人。安娜斯塔西亚没说错，如果他指责她的不检点，那么他太虚伪了。

“你准备怎么处理你妹妹的事？”趁着他高兴列诺试探着问。

“她在哪儿？”

“在房间里，她知道你来很不高兴，似乎认为你被叫来带她回俄罗斯，因此会对她大发脾气。”

季米特里耸耸肩。“我承认一开始很恼火，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俄罗斯不方便。”

“对不起，季米特里，如果那女人看到安娜斯塔西亚和她丈

夫上床不那么大肆宣扬，这一切根本没必要。但那次宴会至少有一百多位客人，一大半人听到这女人尖叫着冲进房间，安娜斯塔西亚这孩子也不理智，她应该把头躲在被子里，这样人们就认不出她了。她却站在那里和那个女人争吵。”

“安娜斯塔西亚也太不谨慎。但别误会，亚历山德罗夫家族的人不会受公众舆论的影响，她只是没有听您的话。”

“她太倔，也不想避一避，这又是你们家族的特点。”

“你太袒护她了，夫人。”

“那么告诉我你不打算揍她。”

季米特里的脸色变了一下，突然他放声大笑。“这孩子跟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列诺的脸不由红了一下说：“当然是胡说八道。”

他还是笑。“她已经长大了，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揍她一顿。这次我只是把她带回去，给她找个丈夫，她需要有人看紧她。”

“她不会愿意的，我的孩子。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不适合结婚，而且这一想法完全受你的影响。”

“她如果得知我打算今年结婚的话会改变想法的。”

“你不是说着玩吧？”列诺吃惊地问。

“非常认真，这次旅行却妨碍了我这件事。”